

随机应化录卷上

<p>【1】 师行离浙，游历淮楚，至沐阳赤莲湖真武堂，遇旧道友高卧云来访，师与徒众和泥。高戏曰：“这几年无垢，今番拖泥带水。”师曰：“只知藕在泥中长，不识莲花离水开。”高曰：“藕与莲花，身性何比？”师曰：“藕者，喻人之身也；莲花，比心性也。道人与常人一般应事，乃方寸有异。”作诗曰： 虚空本不立纤尘，外相非真里面真。 只知藕在淤泥长，不识莲花出水新。【2】 师游，西渡黄河，至湛首座庵，与老僧坐话间，有一僧来听法。老僧曰：“无法可说。”师曰：“此乃真说法也。岂不闻《金刚经》云：无法可说，是名说法。儒云：视听不用耳目，卒不能逃耳目之用。昔须菩提岩间宴坐，诸天雨华曰：我见尊者善说般若。尊者曰：我于般若未尝说一字。雨华曰：尊者无说，我亦无闻。无说无闻，乃真般若也。《雷祖经》云：欲闻至道，至道深窈，不在其他。尔既欲闻，无闻者是。夫学道之人须是诚实，柔弱默守，方可入道。”僧又问“中”字。师曰：“念头起处谓之中，此道家之中也；释云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想么时，那个是自己本来面目，此释门之中也；儒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，此儒门之中也。汝宜思之。”【3】 师至邳宁庵，有张庵主参师。问曰：“桃核、桃树，何者先有？”师曰：“只见园苑百花开，不知皆赖阳和力，乃一炁分真，化而有此。太极初判，无相能生万有，无形能制有形，是名象帝之先也。”庵主又问曰：“鸡卵、鸡母，何者先有？”师曰：“此皆一理。”庵主曰：“鸡卵有不生鸚者，何也？”师曰：“譬如桃核，悬于空中，不着地土，焉能发芽成树乎？”“《文始经》云：诸核在土，天地造化生芽，芽长为树，树即开花，花谢成果，果又成核，核复成芽，芽复成树，核芽相生，不知变化几亿万树，化化无有穷尽。若悬核在虚空，不着边傍，不居土内，天地虽大，不能造化空中之核，而生芽作树。”

“且言雌卵得雄，阴阳造化而生禽，禽复生卵，抱卵相生，不知变化几亿万禽，无有穷尽。若卵无雄，阴阳虽妙，不能变化，此乃孤阴而无阳也。古云：‘纯阳无杂为仙，阴阳相和成物，纯阴无阳为鬼。’是也。”

” “尹真君云：‘未干我者，摄之以一息，则变万物，于我五行，孰能变之。’且如修行人，于境物上要轻快过去，一切诸缘不可滞着摄伏住，则万物被我所拘，若着物则随物所化，便被阴阳所拘，随念迁转，即堕轮回流浪生死也。” “若有丝毫念起，便须降伏，果能念灭情忘，万缘顿息，五行岂能变化？阴阳怎生陶铸？如空中核，似无雄卵，不在之内，复归太初之先，兹非小可也。”【4】师至那州佑德观，有秀聚峰和尚参师，问念佛二字。师曰：“何必远求，自己的佛如何不认？假如请将西方佛来，却把你自家佛放在何处？汝不闻川老云：‘若言他是佛，自己却成魔。’道云：‘身中自有真元始，何须心外觅天尊？’儒云：‘吾身自有一太极也’。”和尚再问曰：“请师开示念佛捷径法门，如何得见佛面？”师笑曰：“吾语汝。”“古人云：‘念佛一声应一声，本来面目太分明，无心杖子敲桃核，直教惊动里头人。’此乃说破佛之真面目也。且念佛法门有三等，一降魔，二观想，三参究，此三段俱不在念佛数珠上。如初学念佛之人，先须念佛降魔，魔伏念灭，方入法门。若不如此，枉劳神气，终不成功。紧要降魔灭念，念佛时不要丝毫念起，将杂念作正，要把顽心换佛心。如若根基浅薄，急换不过，乃自思忖：我乃是念佛之人，何有此念？此是业根！如此自持自戒，再将佛号慢慢举起，一声至十声，或至百声，莫教杂念间断，有念即扫，无念即举。”“先师云：‘无念中念，念中无念’是也。久久纯熟，自然有个道理。只要行住坐卧常常举起，不可间断。若心念不离，动静不忘，直至不举自举，无念自念，方是得力处。如此念佛，后有善果。若心恶念多，口念心非，此乃造业，名曰佛口蛇心。观想念佛者，行住坐卧，语默动静之间，时刻念想，不在出声。心不离佛，佛不离心，如子母相忆。若境物上才有动念，即便摄景归心，以作观想。自己心中一尊真佛，紫焰金容，端坐于中，巍然不动。无时暂舍，念念观想，或千百声念念现前。”“若遇逆境顺境，邪魔一齐扫荡，一心且观且念‘阿弥陀佛’作个主宰，如靠须弥山相似，如急水中抱着桥柱，不可舍弃，其魔自散，其邪自正。如若百年命终之时，亦是如此，一心把佛为主，心念不离，自然不随邪道。若在生念佛，刻刻不忘，久久自有入头

处。猛然拶着磕着，得自己之弥陀，千了百当。此般念佛一声，强如千百声，罪消道长，则本性自悟也。参究念佛者，须择静处，节饮食，厚毡褥，宽衣结跏趺坐，坚脊调气，屏除杂念，然后将佛号轻轻举起。不在出声，默念一声至百声，如有杂念，重头再举，直至百声无间断。一声声参究意义：念佛的是谁？四大分张之时，念佛的归于何处安身立命？且参且念，时时不离。” “行住坐卧中参念，不可忘部穷根究本，直须要个明白。直至不参自参，不举自举，日久月深，猛然摸着自己鼻孔，认着阿弥陀佛。恁时一声，即登彼岸，胜似念千万亿佛名，数念珠耗气也。古云：‘佛在灵山莫远求，灵山即在汝心头，人人有个灵山塔，好向灵山塔下修。’”乃作颂一首曰：西方有佛号阿弥，只在心中人不知。若肯念中无别念，火坑变作白莲池。【5】师至邳州（今江苏徐州），有善士苏德善参师，请问养心二字。师曰：“若要养心，须是除垢止念，念灭垢除，心自清净也。”再问养气。师曰：“稀言可以养气。”再问会首二字。师曰：“会者，聚也。能劝一切人作善修福，一会上为尊也。以内言之，养神炼气，燮理阴阳，调和四象，攒簇五行，透过三关而朝天谷，得三华聚顶，五气朝元，会于泥丸，故曰‘会首’也。”乃作偈曰：过失休言微细，滴水成河不竭。作福休言福多，须防衢中补折。福上更要加善，恶念灭中更绝。直待善恶两忘，恁时尽皆透彻。【6】师至宿迁县（今江苏宿迁）峒峪山七真洞，有善友刘伯通问“动静”二字。师作偈曰：静则自如，动则差别。一念归家，万缘尽绝。云散青霄，一轮皎洁。照见本来，不生不灭。只这个是，休生枝节。放下放下，决烈次烈。蓦直便行，有何可说。若能敬信，行之不竭。复有心禅和尚参师，请问“本来面目”是何物？师作颂曰：无形无影果难寻，达者分明昧者沈。直待皮肤脱落尽，圆陀陀地一团金。

僧送扇与师，乃作诗回赠二首：这扇从来不耐秋，金风才起不能留。劝汝从今能放下，免得狂风乱卷愁。又，拳柄全凭掌握中，收来放去快无穷。提得起时须放下，才有清凉便莫风。又送鞋与师，乃作诗回赠：金针玉线用工奇，足下相将步步随。不履纤毫泥共水，清清净净赴莲池。【7】师至裕州（今河南方城）仙翁观，闻蝉声噪，乃适兴咏

诗曰：泥丸百转用功多，不觉翻身出粪窠。抛弃从前腌秽壳，绿扬独占最高柯。师在仙翁观，有苏提点（提点：古代一种官职）参师，问“清静道德”四字。师曰：“灵府无事是‘清’，一念不生是‘静’，寂然不动是‘道’，感而遂通是‘德’。初修之士，静则守志降心，动则安人利物是也。”杨提点问：“学道有四事，立如松，走如风，睡如弓，语如钟。何也？”师乃作诗曰：立志如松耐岁寒，如风遇境莫遮栏。掌握精神如搭箭，休教失手再难还。多言恐有伤人祸，不语之时更是难。从今向去如钟鼓，击则闻声住则安。学道若依如此事，有何烦恼有何欢。猛然踏着来时路，不觉黄粮梦自残。“此四事分为内外，且初机之人，先行外而后行内，不可离也。”时值孟夏，师适兴作《满庭芳》词一首：日月如梭，光阴似箭，不觉人老颜俊。那时曾听，高柳噪新蝉。今日又逢首夏，歎忽间、又早经年。寻思起，人生一世，能有几时坚？空之字，诸公闻早悟，急忙下手，犹是俄延。劝疾速放下，净洗三田。锻炼阴消阳长，迷云散、杲日当天。光辉满，十方明朗，照见未生前。师云：“初机之人，可习养身安乐四法，一齿要频叩，二津要频咽，三发要频梳，四气要频炼。此乃小乘法也。久久行之，则却病延年，身轻体润。内修者，心上事少，口中语少，腹中食少，夜间睡少。圣母云：‘如此四少，神仙必了。’此也。”【8】师至三乡（镇名，在河南宜阳县）光武庙，有善士秦微静参师，问有中无者何？师曰：“修行人虽有四大假合，然在爱欲境中，心上无纤毫尘念，是也。又是有相身中无相身，妙体也。祖师云：‘有形是假，无相是真。’”再问无中有。师曰：“虽是心上无情，意中无念，不落顽空，一点真性湛然不昧，须要空中不空，无裹生有。古云：‘虚无生白雪，寂静发黄芽’。”再问动静二字。师曰：“动者心，静者性，心生性灭，心灭性现。”（光武庙）道人曰：“如何是性灭？”师曰：客强主弱，昧了本真也。道人曰：“如何是心灭？”师曰：“主正邪避，念灭情忘也。”【9】师至福昌县（在今河南宜阳），有坐圆（又称坐环、坐圆，全真道的一种方式）者，师往问曰：“先生何日出圆？”答曰：“倒了圆屋出也。”师曰：“圆屋若倒，何处安身？”先生曰：“屋倒者，比喻也。”

” 师曰：“何须待零落，然后始知空。夫坐圜者非轻，乃试仙举之场，号曰三静关。故经云：小静一百日，中静二百日，大静三百日。须要识邪正，不要着相。古云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百日内磨炼，心中无丝毫尘翳，要节饮食，薄滋味，敌魔战睡，调息绵绵，精神内守，入希夷域，无何有乡。若得湛兮若凝，久久自然结就虚无灵胎，可以保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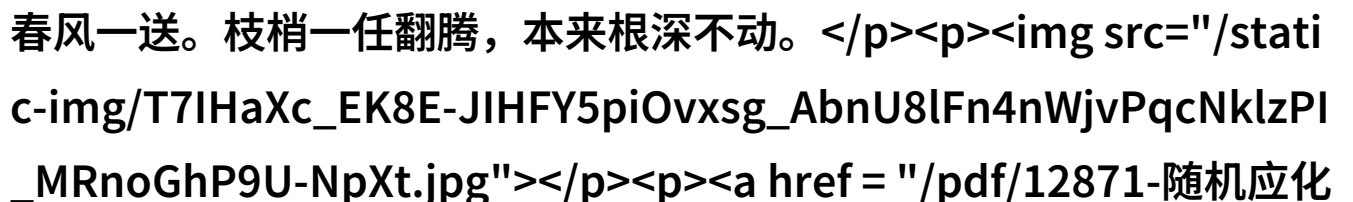
” “若养成至宝，方可调神出壳，从近至远，往来纯熟，要住则随缘，要去则脱壳矣。不可在圜内百般扭捏，见神鬼以为真，久久则着魔祟也。古云：道无鬼神，独来独往。先师曰：居圆守静，清静道生。静极阳复，久久养炼，要得其中，自然成道矣。” 【10】 师至鲁山（这里指河南省鲁山县）度老庵，有沈法师参问修行何处下手？ 师曰：“下处不用手，养则自然有，修成无漏房，便得长生寿。夫初学人，不离八法：养体、养胃、养心、养神、养气、养精、养性、养智。凡养体者，要减重从轻；养胃者，节食薄味；养心者，少思寡欲；养神者，俭事勿窥；养气者，息言缄口；养精者，少淫寡听；养性者，安知勿思；养智者，沈静默然。此八法不可离也。” 乃作诗曰：修行不必向他寻，只在心中七宝林。识得玄关真一窍，那时便得见天心。 【11】 师至安东州（今江苏省涟水县），有道友高明远参师，问曰：“回光返照，此理如何？” 师曰：“回光者，一念归家。返照者，觉照已过。回光莫向外游，返照点检自己。儒云‘先觉后觉’，道云‘自觉胜如觉他’。自觉则无失错，觉他则迷本真。须要时刻点检，摄念降心，直至念无可念，觉无可觉，溷俗（音混俗，即隐匿于世俗）而诸尘不染者，方是道人也。古云：‘百花丛里过，一叶不沾身’是也。” 再问曰：“溷俗岂得诸尘不染？” 师曰：“水自动而山自静，天自闲而云自忙。从他世事纷纭，我自如如，心要主宰，不随物转，不被境瞒，如何浑得自己真如也。” 【12】 师至东海大伊山（在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）古佛陀寺，与梁和尚语间，有铁牛和尚参师，拜求指个生死路头，教个出身之处。师曰：“有成有败，是生死路头；无去无来，是出身之处。” 铁牛拜云：“终朝只在轮竿上，不识芦花对蓼红。” 师曰：“只这回得过，便是出身处，放得下输竿，便离生死路头。” 又云：“不得东风花不

开，花开又被风吹落，此者是生死路头；无云生岭上，有月印江心，此是出身之处。吾今直言与汝：若情忘念灭，便是生门；意乱心狂，便是死路。其心不与万法为侣，一性孤明，湛然独照，此乃出身之处。”

仍作诗曰：不灭不生性湛然，无来无去出三千。要知这个翻身处，踏破虚空透妙玄。【13】 师至伊庐山（山名，在江苏灌云县）重阳洞，有庵主周道隆参师，问坐钵之理。师曰：“钵字者，本也，乃金本而成也。金本者，金情木性也。情性相合，以喻钵也。情者，波也；性者，水也。坐钵者，去情而定性也。钵中一小窍者，乃升降之义也。有升则有降，有盈则有亏，定钵之时，须缄口静默，正身端坐，绝虑忘言。此者教情性相合，抱于一神也。” 又，敬庵秀才拜师，问本来面目者何？师曰：“不即此，不离此。若离此是本来面目者，动静语默，四大六门动静，徧身互用者是谁？若即此是本来面目者，死人亦有四大六根，如何不动？且如父母未生之前，无此四大六根，何者是动静，觉个甚么？道经云：‘视不见我，听不得闻，离种种边，名曰妙道。’释云：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无相能生有相，无形能制有形，本来面目非五色可观、非五音可听。无目能观，无耳能听，无鼻能臭，无舌能尝，无口能言，无手能拳，无足能走。本体法身才动便着，六根静定，本来面目自现。只今动者，乃主使奴，静定主归位。昏迷散乱为鬼，湛湛明了为神。” “修行人要见本来面目者，须是屏息诸缘，六根清净，一心不二，纤毫不立，寸丝不挂，自然迷云消散，性月呈辉也。古云：雾开日莹，尘争鉴明。” 乃作偈曰：看后无形觉有形，从来不惹一毫尘。能将万法皆抛弃，显出元初不坏身。【14】 师至太白山（在陕西眉县）安乐窝，有讲师陈弘道参师，问《庄子·齐物篇》中有言：“大知闲闲，小知间间，大言炎炎，小言詹詹”何也？师曰：“大知闲闲者，无不容受也；小知间间者，有间别也，此盖知同。大言炎炎者，同是非也；小言詹詹者，小扁之貌。此语言之异，莫不只此四者差别。万物万情，取舍不同，若有真宰使之自然也。要见真宰么？咦，虽然出入无踪迹，物物全彰见也么。”【15】 有道士刘宗海参师，问者何？师曰：“修者修其外行，炼者炼其身心。

修外行者恤孤念寡，敬老怜贫，修桥砌路，扶患释难，总有八百之数。炼身心者居环守静，磨身炼心，惜精养气，炼神还虚，总有三千之数。外行生福，内功生慧，福慧两全，超越生死也。” 又：“男子六十四岁不能修命者，何也？” 师曰：“人者万物之灵，寿本四万三千二百余日。其神三万六千，元阳真气本重三百八十四铢，内应乎乾（卦名，六十四卦之一）。不知保养而致之散，是以中道夭阏。乾者六，而未知动作施为，知此即神仙也。” “自十五岁至二十五岁，施泄不止，则真气亏四十八铢，存者应乎姤（卦名，六十四卦之一）。嗜欲甚，加十岁则又亏四十八铢，存者应乎遁（卦名，六十四卦之一）。又不知保养，更加十岁，又亏四十八铢，存者应乎否（卦名，六十四卦之一）。” “至此乃天地之中气，又不知修养，更加十岁，其亏七十二铢，其应乎观（卦名，六十四卦之一）。又不知补养，更加五岁，其亏九十六铢，存者应乎剥（卦名，六十四卦之一）。又不知保养，八八六十四卦元气终矣，中应乎坤（卦名，六十四卦之一）。坤者，纯阴也。惟安谷气而生，故名‘苟寿’。人至于此，去死不远，不复能修丹矣。其或浅败之甚者，又不逮此而绝。如老树精微，遇大风火燎，其枯死必也。” “凡修行人要识铢两，抽添下功。祖师云：‘一葫芦三百八十四铢’，此之谓也。” 【16】 有陈讲师问尸解之道。师曰：“尸解有五，兵、文、水、火、太阴者是也。” “兵解者，如郭璞被戮于市，周朴遭于锯解。文解者，如长房般形于拄杖，达摩只履而西归。水解者，冯夷溺于大川、太白沉于江底。火解者，封子焚于火树，陆仙上于柴棚。太阴解者，视其色不变，尸不青，皮不皱，目光不毁，屈伸柔软，此亦尸解也。肉皆百年不朽，更起。虽如是，终不成天仙之道，但得不死而已。” 【17】 是岁丙寅（这里的丙寅年是元朝泰定年间，即公元1326年，时何道全44岁）九月，师至华阳东岳庙歇禅，值雨屋漏，乃作诗一首：屋漏人不漏，人忙我不忙。移身安稳处，俗念总相忘。 当月十五日，全真道人董孤云、王夷山、何懒云三人，赴丹阳万寿宫（元代全真派道观名，据《方輿汇编·职方典·西安府部汇考》记载，丹阳万寿宫在“咸宁治西”，即今西安市东南）作主钵，即赋诗一首，别众而行。深山幽谷

是吾家，受用平生实可夸。瓦钵常盛蜂蜜酒，磁瓶时煮枸芽茶。闲来笑指天边月，闷后行观涧畔花。今日别辞诸友去，遥瞻林壑谩咨嗟。是时九月二十二日，到长安丹阳万寿宫，有邓指挥谒师曰：“久闻先生道矣。”师曰：“贫道居山养拙而已。”指挥曰：“只这拙字若能会，养其道至矣。”师曰：“匿光藏辉，见素抱朴，虽辩无言，虽巧如拙、眼不观色，耳不听声，口虽应事，心固无欲，心无其心，念中无念。此者余养拙之用也。”指挥请问：“性命二字何？”师曰：“性乃命之体，命乃性之用。用无体不明，体无用不备。根梢本相连，权且分为二。”指挥曰：“既是体用并行，因何分二？”师曰：“性命本一，因欲念离隔为二，古云‘木金间隔分乌兔’是也。”指挥曰：“论性在道为何物？”师曰：“即金丹比喻。真性亘劫常存，出入无碍，故比如金之坚，如刚之利，如丹之圆。重阳帝君云：‘本来真性号金丹，四假为炉炼作团，不染不思除妄想，自然辊出赴仙坛。’此也。”次日，大众参毕。师曰：“朽木免雕琢，拙夫省役心。辩不如讷，巧不如拙，石有玉而损石，蛤怀珠而丧蛤，诚无妄耳。”乃诗曰：成村百尺青松，不觉春风一送。枝梢一任翻腾，本来根深不动。



[下载本文pdf文件](/pdf/12871-随机应化录卷上.pdf)